

名家访谈

文/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范迪安谈主题创作：
面对图像时代，
艺术不能
仅从艺术史中来

作为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东美术馆白鹅潭馆区推出系列开馆展览，其中大展《新时代赋》汇集出了国家文化和旅游部、中国美术家协会近年来组织创作的多个主题性美术创作工程优秀作品，以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等艺术种类和表现媒介，呈现新时代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礼赞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成就。

新的时代语境，赋予了美术创作以新的审美要求与题材选择。围绕主题创作的艺术现场、艺术现象、艺术问题，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应时代而生的艺术现象

羊城晚报：新时代以来，主题创作和现实题材创作成为中国美术界的热潮。如何看待这股热潮？

范迪安：20世纪以来的中国美术与过去历史时期的重要不同之一，就是主题性美术创作和现实题材美术创作的增多。新中国成立之后，涌现了如《开国大典》《狼牙山五壮士》《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等一大批表现革命历史主题、具有时代标杆的重大题材作品。改革开放之后，艺术视野更加开阔，艺术表达与艺术形式语言多样化成为比较突出的时代特征。

进入新时代以来，时代向美术提出了新的课题，要求我们在追求艺术形式探索创新的同时，更多地立足中国大地，立足中国新时代的历史性变革和社会发展在各个方面取得的新成果，也立足于艺术家对于自己所处时代的总体精神、时代气象的感受，进行提炼和表达。因此，新时代以来中国美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表征是在主题创作和现实题材创作上聚焦聚力，这是应时代而生的现象。

羊城晚报：这股热潮

有什么样的特点？

范迪安：十多年来，主题创作和现实题材创作成为中国美术界的热潮，突出体现了两个特点。一是参加的美术家数量众多，老中青几代美术家都投身到重大主题美术创作中，形成了一种埋头苦干、潜心研究、集体创研的学术氛围和学术风气。许多年长的美术家很有创作经验，不但热情地投入创作，同时也指导中青年美术家不断地深化、优化自己的作品。广大中青年美术家更是重大主题美术创作的中坚力量，从原来的“要我画”变为“我要画”。

另一个是题材上丰富多彩，也提出了更高的质量要求。大家都认识到今天的时代需要优秀的美术作品，面对“图像世界”带来的挑战，努力展现中国气派，彰显中国精神。由此涌现出一大批反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重大历史主题作品和表现新时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题材作品，讴歌了时代英雄和劳模，描绘了人民群众的崭新精神面貌，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壮阔而丰富的时代画卷。

立足广东实践，刻画艺术形象

羊城晚报：这股热潮会不会在某种程度上对创作造成影响，比如题材受到了限制？

范迪安：这些年，美术界也经常讨论，当我们考虑到题材主题的时候，是不是会忽视了艺术形式语言的探索，甚至有一点疑虑，会不会局限甚至限制我们在艺术形式语言上的创新。这是我们面对和学习的课题。

古往今来，优秀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总是因为美术家、创作者与自身所处的时代相融合，在创作中体现了那个时代的重要文化气象、人民的精神追求。另一方面，时代的发展为美术形式语言的探索提供了条件和机遇，比如科技发展，已经对艺术产生了新的启发和刺激，让艺术家采用非具象语言表现时代生活，让我们今天的视觉景观具备了既有具象、也有抽象的各种形式美感。艺术创作不能仅仅从艺术史中来，从别人从事过的抽象结构、非具象表达的方式中来，也完全可以从现实感怀中来。

羊城晚报：人工智能、图像爆炸的时代，艺术创作应该如何应对“图像世界”带来的挑战？

范迪安：艺术追求永无止境，我们美术创作在今天一方面迎来了极好的时代机遇，另一方面也面对严峻的视觉挑战。尤其是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对美术的造型提出了很严峻的挑战。图像时代为视觉艺术创作提供支持，但同时也面临严峻挑战。要摆脱照

照作为美术大省、美术强省的广东，能够更多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用更多视角进行艺术调研，搜集素材、提炼主题、刻画形象。美术创作需要更多地呈现人民，让人民群众感同身受，进而产生更多让群众有会心之感的作品。

聚焦

□吴小攀

广东文学馆的“镇馆之宝”：

两件与鲁迅相关的藏品



▲上世纪90年代末，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员叶淑德、杨燕丽到周海婴家中对木箱进行考证
图片由周令飞提供

▶摆放在广东文学馆里的鲁迅家用过的茶几
吴小攀 摄

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三大场馆“导览”

精品荟萃白鹅潭
亮点纷呈抢先看

文/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 周欣怡 孙磊 朱绍杰

集广东美术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广东文学馆于一体的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将于5月1日面向公众正式开放。三大场馆集合了岭南文化的主要门类和内容，实现自然与文化相贯通、功能与审美相呼应、历史与发展相统一。各场馆分别荟萃了哪些精品展览？这些展览有何亮点？羊城晚报记者为您“导览”——

广东美术馆：
八大展览、近千件作品展示广东美术的辉煌历程

“作为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东美术馆白鹅潭馆区建成开馆，是广东美术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绍强介绍，“新时代·新跨越——广东美术馆新馆系列大展”涵盖八大展览，是广东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美术展览，共展出海内外700余位艺术家的900余件作品，主题多元、内容丰富、规模宏大。

在新馆系列展览中，“觉醒时代——20世纪上半叶中国美术的传承与演变”“激情岁月——新中国美术的转型与建构”“潮起珠江”“未来花园——当代公共艺术展”“未来花园——当代公共艺术展”用丰富多样的艺术形态带给观众不同的审美体验。

开馆初期，广东美术馆还特别引进“凝固的诗篇——博尔盖塞美术馆藏文艺复兴至巴洛克时期杰作展”，展出拉斐尔、鲁本

造中国国画；林风眠则提倡现代艺术，积极推行美术运动，投身创造代表时代的新艺术；吴昌硕、金北楼、齐白石、黄宾虹等画家在继承和发扬传统的基础上，为中国画的趣味和精神内核注入了时代的新生；以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等为代表的岭南画派着重写生，折衷中西、融汇古今，自成一格。

除了近现代中国画坛大师的精品佳作，新馆系列展览中的“新时代赋”展览汇集了国家主题美术创作工程等表现时代新风貌的作品，“未来的触感——沉浸式数字艺术大展”“城市链：风起南方的艺术实验大展”“未来花园——当代公共艺术展”用丰富多样的艺术形态带给观众不同的审美体验。

开馆初期，广东美术馆还特别引进“凝固的诗篇——博尔盖塞美术馆藏文艺复兴至巴洛克时期杰作展”，展出拉斐尔、鲁本

斯、提香等意大利以及北方地区16、17世纪的艺术大师的55件真迹作品。据王绍强介绍，目前广东美术馆的馆藏约4万件，在白鹅潭馆区开馆后，将通过一系列专题展览，从收藏、研究、展出、公共教育以及公共服务等方面做出系统性安排，让文化成果全民共享。

展览海报
钟振彬 摄

广东文学馆：

七大展厅全景式展示广东文学的瑰丽气象

走进广东文学馆一楼大堂，三屏联动的裸眼3D视频让人仿佛踏入光影交织的流动诗篇。馆内七大展厅应用了多媒体投影、雕塑艺术场景、沉浸式空间等科技手段，带领观众沉浸式了解广东文学的辉煌成就。

“广东文学馆展厅展品总数约1343项，图片总数约752张，使用多媒体数量为交互展项34个，影片96条。”广东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张培忠告诉记者，广东文学馆将被打造成粤港澳大湾区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学大本营，集收藏、展览、研究、教育、阅读、交流、创意活动于一体的文学殿堂。

据介绍，广东文学馆共开设“海上明月：广东古代文学展览厅”“破浪以飏：广东近代文学展览厅”“铁火新生：广东现代文学展览厅”“香飘四季：广东当代文学展览厅”“中流自在：港澳台侨作家文

观众能够通过具象化的场景还原和实物展品，重新认识“家庭中的鲁迅”温情的一面。

“数字赋能”是广东文学馆的一大亮点和特色。张培忠表示：“希望观众能通过沉浸式的多重体验，对经典的文学文本有更为直观的了解，直抵文学现场，品味广东文学的精品力作。”

广东文学馆
“鲁迅家”展览厅一角
钟振彬 摄

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

岭南艺术瑰宝尽显人间四季烟火

长度超20米的大龙舟。作为非遗馆规模最大的展品，龙舟展现出广东人勇立潮头、同舟共济的精神。这条龙舟由东莞中堂镇的村民打造，下方运用现代科技做出了水波纹的效果，同时通过玻璃幕墙，室外的珠江水景巧妙入画，与龙舟的陈列相互映衬，相得益彰，“观展”与“观景”相结合，既生动又富有感染力。

众所周知，广东人注重饮食，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二楼的“饮和食德”展览馆，设置有多重体验式环节，观众可以品尝工夫茶艺，还能按照时令参与互动做一桌菜……展厅还设置了饮茶文化沉浸式体验空间。

在非遗馆内，由非遗传承人和匠人们精心创作的一批极具湾区特色的非遗展品自然必不可少。展厅一楼展出一件高达2米半的大型金漆木雕《步步高八层龙虾蟹》

《婆》，作品采用整根原木仅保留部分树皮的做法，以潮州木雕“龙虾蟹婆”独特的镂空雕技艺，配合髹漆贴金创作而成。

展厅三楼更是汇聚了广东传统工艺的精华。珠绣屏风《百鹤图》长9.4米，以明朝画家边景昭的名画《百鹤图》为蓝本，以珠绣品特有的艺术语言与肌理之美来表现，成功再现原作神貌。潮州彩瓷《丹凤朝阳》通花瓷雕花篮，给人以春色满园的艺术感受。

进入四楼，大型骨雕《湾区同心》便映入眼帘，作品用13吨牛骨精雕细琢而成，大湾区11个城市的地标建筑逐一在作品中生动呈现。广州塔、镇海楼、莲花山公园、佛山祖庙、香港金紫荆广场、大三巴牌坊等地标与山水、花鸟、树木等自然风光有机融合，堪称湾区立体版“清明上河图”。

当年贴着的封条和标签，但已有人为刮划过的痕迹，上面很多字已看不清，能看清楚的大致有：“女师范大学”“月廿六日”“许”“中华有铁路一津浦线号”“牌出浦口到北京经由天津”“大安旅店”“中央人民”，以及在同一张标签上的“广鸿安”“上海”“共和大旅馆”。这些残存的字记录着行李箱和它的主人多次相伴旅行的经历。

据鲁迅日记记载，许广平和鲁迅1926年8月26日搭乘火车沿京奉线从北京到天津，再沿津浦线从天津到南京浦口，再到上海。此时，许广平刚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行李箱即从女师大启运，行李箱上的“女师范大学”“月廿六日”等字应该是此行托运留下的。

1926年9月1日，许广平和鲁迅在上海分头南下，当晚许广平在写给鲁迅的信中提及，“七时半落广大的轮船，有二位弟弟送行，又有大安旅馆之茶房带同挑夫搬运行李”，行李箱上的“大安旅店”应是此处的“大安旅馆”。但据鲁迅日记记载，8月29日晚上，许广平从旅社“移寓其旅族”人家，持行李俱去，许广平似是住到亲戚家中，而非旅店里，或许是在亲戚家住几天后又移居旅店？或只是把行李寄存在旅店？也可能本来是准备到亲戚家住后来改变主意到旅店住？待考。

由“广鸿安”“上海”“共和大旅馆”等字样的标签可以确定，这是1927年9月鲁迅和许广平从广州移居上海时留下的印记。据鲁迅日记记载，1927年9月27日中午，他和许广平由广鸿安旅店搬运行李上“山东”船，10月3日抵达上海后，“寓共和旅馆”，旅馆可能是提前预定的，贴着旅馆标签的行李箱直接托运到旅馆；或是船到上海后，在码头上临时选择入住共和旅馆，行李箱贴上“共和大旅馆”的标签后由车转运至旅馆。

从“中华有铁路一津浦线号”牌出浦口到北京经由天津”这行字可以看出，此次旅行应该是从浦口到天津，再到北京。浦口现属南京管辖，当年的浦口火车站是全国铁路交通枢纽，是津浦线的终点站，从上海到北京，乘渡轮过长江后必须在此乘车北上。

这些字有可能是1917年许广平从广州到天津行程中留下的，也可能是在1929年5月或1932年11月从上海到北京探亲期间留下的。当然，也可能是许广平其后从上海到北京旅行时的印记。待考。

有“中央人民”等字的标签可能与许广平后来就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部长一职有关。

如今，行李箱的提手已经损坏，用两股铁丝线缠绕着替代；打开时，仍可以闻到淡淡的樟木香味。